**圆桌派第三季第13集 逆商：如何面对逆境**

《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跨界、跨代，更加年轻，更加多元。言值就是生产力！

**嘉宾：窦文涛、周轶君、许子东、李小牧**

窦文涛：咱们今天点起一炉香，聊聊什么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新世纪已经在情商、智商之外，已经有了一个逆商，你给讲讲。

周轶君：逆境里头的表现叫逆商，叫AQ 。

窦文涛：AQ，你明白吗，所以说怎么今天可以先从小牧兄，从日本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不一定好消息，就是说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他怎么办，当然咱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小牧是个什么人，我觉得这个小牧是一个比较慷慨激昂的人，他呢就是自己的隐私，从来都可以白于天下，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就是说不是我八卦，而是说确实他的婚姻出问题，是吗？但是在这种逆境下，你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李小牧：比方说在有婚姻的时候，你有老婆了，特别有小孩了，如果说老婆提出来跟你离婚，当然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也可能是对方的，也可能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的话你必须要承受。

所以在特别是有离婚证书和离婚的那个要申请的那个表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对方已经写好了，就等你签名了。我大概想了20分钟，我就签了，所以我第六次离婚又离了。

周轶君：所以看他满面春色，不太像逆境。

窦文涛：我原来每次。

李小牧：3天前，就3天前签的。

窦文涛：这个最新离的老婆是日本人还是。

李小牧：中国人。

窦文涛：是中国人。

李小牧：中国人。

窦文涛：是她主动的吗？

李小牧：是她提出来要离婚。

窦文涛：我觉得她早就该这样表示，以我对小牧同志的了解。

周轶君：吉尼斯世界记录好像说，结离婚最多的二十多次，所以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小牧：我不想要这个，我将来也不想再结婚了。

许子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窦文涛：不是你没表现出什么难过的样子，你觉得是终于解脱了是吗？

李小牧：不是，那倒也不是，就是你不能老去想这个事，你想想我这歌舞伎町那么多年，对吧，刚去的时候被日本人绑架，被同胞绑架，还甚至被日本流氓，中国流氓要把我赶出歌舞伎町，各种事情都经历过。

包括我去竞选，被政治家骂，被日本右翼骂，甚至喊你滚回去，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承受，包括生死有两次吧，就是车已经撞到你，就是车是全损，保险公司全赔，但我人没死。

窦文涛：车全损，你全人没事。

李小牧：一点事没有。

窦文涛：你是车还是它是车。

李小牧：对，所以就是说你经历过死亡了以后，对这种后来的这种事情，真的，就是看得比较淡。

许子东：六次离婚那你不算什么，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是吧。

李小牧：因为日本的法律是这样，那我们是协议离婚，所以一天就搞完了，如果你到裁判所去，你所有的财产，你所有的人一定是归她的，只要她要小孩，一定先尽女的来做，像男的在日本是离不起婚的，等于我这次就是零，净身出家，是真的。

窦文涛：财产没了，这么好。

李小牧：没有了，没有了。

窦文涛：终于要重新开始了，是吧。

李小牧：对，从零开始，从头越，其实每次在日本离婚都是这样的。

周轶君：小牧其实我应该近距离看他，这么近距离跟他做节目是第一次，以前也就是很多你的经历我也都知道，但是就觉得说，但是你就是属于那种无论什么灾难，磨砺，在你脸上其实没有留下来太多的东西。

窦文涛：他这个逆商肯定低不了，对吧？你当年，他到日本自己一个人在那种歌舞伎町那种，黑白两道鱼龙混杂的地方，他能够混成现在要选日本的议员，他曾经被绑架过嘛，是吧。

李小牧：绑架过两次。

窦文涛：对啊。

李小牧：都差点死掉了。

窦文涛：你比如说我讲老实话，就是我要有他的这个经历，我在经此一事之后，我多半的选择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了，就是远走高飞。

李小牧：不会，我被绑架的第二天晚上，照样西装革履的我就站在那里，你想把我赶走我就不走，这样反而他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不能随便动的。

周轶君：他这个人你看他就特别经折腾。

窦文涛：轶君，我不是说咒你，你现在婚姻当然是代表了中西婚姻的美好。但是假如说就是碰见这个婚姻，像小牧这样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有了孩子，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

周轶君：我觉得痛苦的日子肯定是比较多的，但是之后我不觉得说，因为婚姻这个东西，这个关系真的不是你一生下来就有的，所以你重新组合也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总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属于春来发几枝的感觉。

窦文涛：都是想得开，春来发几枝，就是那叫什么，春色满园关不住呢你还，一枝红杏出墙来。

周轶君：不是，你不是谈逆商吗，我们不是这个理论假设吗，假设。

许子东：你们有一集讲什么《出轨》，我看了， 看得时候，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感受，我在想，假如人家都有这么我那个感受，这个《圆桌派》就成功了。我有个什么感受呢？就觉得他们没说到点上，应该我来说。

李小牧：现在讲。

窦文涛：许老师，真是。

李小牧：讲讲。

许子东：没有，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集讲的是，这注意到比较多的女的出轨，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呢，女的出轨要比男的出轨要难，比男的出轨的要求要高，代价也大，惩罚机制不一样。

我的话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出轨，男的比较有可能得到女的的原谅挽回，但是女的出轨呢，这个挽回的难度就比较大。这个才是这个天下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人家看不到这个不公平。

窦文涛：我同意，但是我也要告诉你许老师，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许子东：但是女的出轨跟男的出轨有一个基本的不同，我当然了，我的观察很片面，说错了这个你们批评我，男的出轨，他不需要这个出轨的对象，比他现在的太太要好。

周轶君：不挑。

许子东：你明白没有。

李小牧：特别是喝多的时候。

许子东：男的就是这样的，你碰到一个人仔细想一想，既没有你太太漂亮，也没有你太太有才，对不对？各方面都没有，可是他照样就糊里糊涂就出轨了。

李小牧：是是。

许子东：但反过来说，女的如果说她要出轨的话，基本上这个出轨的对象要跟他现在这个男的要比，相对来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要比较好的，对不对？比他。

窦文涛：哪怕是身体好。

许子东：对，哪怕是身体好，相貌好、经济好或者是脾气好，总而言之她要觉得因此女的一出轨，她就有一点怎么说。

周轶君：走不回头了。

许子东：有一点我们俗话来说，找下家的意思了，就是你一旦出轨的时候，女的在想这个不是玩一玩的意思，这个是假如我那个要跟我分，这个就是要能够承托的，所以她会想的比较，男的哪有这么想问题的，男的稀里糊涂出轨的时候，他回来跟你忏悔的时候，他可能真心的流眼泪，他可能真心的说，说什么都不如你了，我就是什么什么搞一大堆，但你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态度问题，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就是非常深刻的不公平，就是女的出轨的惩罚机制非常大，惩罚机制非常大。

就男的，最简单的你两个人交了朋友以后，这个男的以前交过十个女朋友，对他来说不是负资产，明白吗？他不要拿出来炫耀就好了，对她女的来说，他说我有过什么这些，就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不好了，但是现在我对你是最好的，那女的就原谅了，甚至女的会觉得你看他多有魅力，他原来找过谁谁谁，现在他跟我好。

你要倒过来，把这个概率反过来看看，一个女的再好的女的跑来跟你说，她之前的前任12345678，就不要数到10了，你数到3个这个男的就受不了了，还更不要讲细节去了。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种不平等。

窦文涛：但是咱们是聊出轨，还是聊逆商呢？不是聊逆商吗？

许子东：你们不是在讲出轨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逆商吗？那你们讲讲其他的逆商看，发财发不到，还有什么是逆商。

李小牧：事业上，事业上的逆商还是很多的。

许子东：我又要讲这个男女不平等了，男的可能是在事业上，这个事业包括政治，包括经济，包括学术；女的来说，一般来说最大的逆商就是在感情上，这个又可能是一个偏见。

窦文涛：轶君同意吗？

周轶君：基本同意，我想想，是的，我周围的女孩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平等，但有另外一种平等，就是这个女孩子出来工作，竞争各方面，这个条件当然上面也有这个玻璃天花板，但很多条件下都可以出来做的挺好的。这个就算是平等了，但是你做的再高，如果你后花园有问题的话，一下子就确实。

许子东:她就觉得自己失败了。

周轶君：会的。

许子东：人生失败了，而男的相对来说。

窦文涛：男的就相对来说，比如说如果他的这个事业是吧，掉到零了，这男的就大祸临头了，对吗？一分钱挣不到了，甚至是负债了，这个时候大祸临头了。

周轶君：所以是女的的自我否定，可能是在情感上的这个部分多一些，男的自我否定就是在事业上会多一些。

许子东：你不要以为女的得到了钱了，她会觉得她会得到一些胜利了，她还是觉得她的失败。

周轶君：在某一个年龄阶段，我也听到过有的女的可能过了一个，特别是到50岁了，有一些做的很好的，她也不理这些了。我觉得她们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个时候性别就不重要了，她可以做所有男人做的事。

窦文涛：是，我现在真是见到一些女性，我觉得她超越了，超越了我们社会大多数女性的那个境界，其实就是她很强了，或者说她看淡了，她看淡了。

周轶君；对，但是我是属于其实我没有经历过，我就说我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逆境，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过一些困难。因为以前在战地什么，可能你经历过一些困难，但都说不了逆境。

因为逆境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你站在一个悬崖上，你周围都黑的，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可能那个梯子就在底下，你也看不见，是那种绝望，你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窦文涛：也可能你的这个，日本人有个词叫钝感力，你就是钝感，你明白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走到绝境，你老以为是客观的，其实是主观的，你知道吧？他有的人，你可能今天许老师跟我没个好脸，我就逆境了，那是我就逆境了。

许子东：我有吗？

窦文涛：不，就是你比如像在我上次去日本，我就听他们有的人讲，说日本有些年轻人太架不住什么了，就是这个科长骂了一顿就自杀了，那就是逆境，那你说这算什么呢？

周轶君：也是啊。

窦文涛：许老师，你能说说你有什么逆境吗？濒临自杀的。

周轶君：为什么非到自杀才算逆境？

窦文涛；咱就说到了就是说，那才叫逆境、绝境了。

许子东：他（李小牧）这种什么逆境，他这种叫不是逆商吗，他那种不叫逆商，他那个叫折腾商。

周轶君：对，他就折腾，经折腾，你看他瘦，他筋骨特别经折腾我觉得。

窦文涛：他那都说不清这个什么是高兴还是伤心呢，你知道吧。

周轶君：对对对对。

李小牧：我真的哭了，我真的伤心了。

窦文涛：是因为孩子吗？

李小牧：不，因为他妈妈举了一个例子，当时我坐在床上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儿子怎么疼你吗？如果知道今天晚上爸爸回来吃饭，在家里吃饭，他宁可不吃肉，他知道我不吃肉的，我只吃鱼，要买生鱼片，买一条整鱼，他说这就是儿子为你。

马上再举一个例子，昨天晚上你批评他睡觉之前一定要刷牙，因为他已经洗完澡了，泡完澡了，上床的时候拿个东西在吃，吃完以后说你刷完牙再吃，他已经上了床，他因为我这句话他记住，他又把门打开又出来刷牙，他很在乎你，他说你就是他的榜样，结果你今天是这个样子。

周轶君：你看，妈妈离婚的时候，再拿儿子出来说。

李小牧：真的一下，因为我戴着眼镜她不一定看到，但是真的我眼泪掉出来，所以你说我没有伤心的时候，是没有的，一定有的。

许子东：但是你还是没想到去挽救。

李小牧：但我是完全就是听从她的，她高兴怎么做，所以我。

窦文涛：不是，这个前提是他认真的分析了自己的本性。

李小牧：20分钟。

许子东；20分钟就总结了。

窦文涛：我这样一个人最负责任的态度是离婚。

李小牧：对，只能听从她的。

窦文涛：咱还没说许老师你的逆境呢，有吗，你觉得什么算你的逆境。

许子东：这个很难说，有时候真的逆境了，你就没法说的，你就是没法说的。

李小牧：比方说在网络上被人家攻击，那算什么逆境。

聊什么：那不算逆境。

窦文涛：这算日常。

许子东：完全不算逆境。

聊什么：家庭呢。

窦文涛：咱们还是别说这上岁数的，上岁数的可能都经历得够多了，就扛造了。我说这个逆商呢，其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讲年轻人。你比如说今年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我给你们看一个照片，看看这个年轻人的照片，你记得吧，这成为一时的话题，茅侃侃，这个茅侃侃他写过一本书，就是《像恋爱一样去工作》，就是一月份的这个时候，这个才刚过三十几岁的茅侃侃就烧炭自杀了。

但是为什么他的自杀，就引起这么震动呢？就一般人就是讲他创业，当年就有四个80后，被媒体人贴了标签，就是说这是四个创业新星，代表了80后未来的希望，都上中央台，就火了你知道吗。

但是那仨人现在应该说呢，创业成绩还都不错，但是就唯有他呢，他搞的一个叫什么电竞游戏，万家电竞，他弄的这个最后就没钱了，但是他还满腔乐观的，鼓励部下继续开发这个游戏，说我们一定能成，一定能成。

甚至到他自杀了，人们才发现，他把自己的车、把自己的房子，把他妈妈的房子都抵押出去，给员工发工资，实际上早就不行了。然后呢，但是一直这孩子保持乐观，但是最后烧炭自杀，所以他的这些好朋友们，就特别讨厌这个媒体，把他说成是一个创业失败，说经受不起失败。

后来人们发现呢，他乐观对一切人，但是实际上早就做好了准备，几个月前，就跟他女朋友要分手，他女朋友闹不清为什么，他就说要分手、要分手，其实就是人们就猜，他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资金根本就是负债了。

周轶君：但我总是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办法走入他内心深处，就是最后一段时间，他好像安排得非常好，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跟大家去吃饭，喝酒，唱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他其实等于在告别。他等于是非常有准备，而且这个自杀的方式，也是买了五包炭，把家里的门窗都给贴好封条，所以我想他是筹划了很久。

有时候我们简单地看是一个，好像因为他的这个事业不顺怎么样，但是内心深处我们其实，没有经历他那个东西，我总觉得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讲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窦文涛：比如有几个，可供我们去研究的，比如他早年在他的这本书里，他自己其实写到过，他说他有严重的抑郁症，曾经患过，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因素吧，但是我发现呢，爱他的这些朋友们，也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

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对他几乎都印象很好，这个人就是够哥们，永远地跟这个朋友都是笑呵呵的，或者换一句话讲，永远都不失体面。

他的这种体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他临自杀之前，他跟一个合伙人，劝这个合伙人，就是把这个公司法人改成我，那个合伙人说这为什么，说现在债务，那你就意味着，你要把这些债务都承担了吗？

他就说了很多理由，反正是一定要坚持这么做，实际上那意思，是帮朋友卸掉负担，都在我身上，而且这个年轻人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他在这个创业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就是包括对朋友、对员工，就是我不能对不起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周轶君：对，他自己都说，他的性格其实不太适合去创业，就是什么呢，他把太多责任背到他自己身上，他甚至于我觉得，比如说死亡对他来说，这个我瞎猜，他会觉得说可能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这样以后所有的就是，责任这一块的事情都消解了，对他来说。

李小牧：像日本人，一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他去自杀了，然后就承担责任。

周轶君：反过来讲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怎么呢，很难扛造，碰到一点事情就怎么怎么样，我反而觉得是因为，有时候觉得他们的选择更多。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领导骂你两句，你就辞职了，就不干了，你怎么不好好干，那是因为他们选择更多了，他可以去干别的，他活下来的方式更多。

甚至于对死亡的理解，我觉得我们以前觉得是一件特别害羞的事情，特没出息或者怎么样，他们现在有些解读跟我们也不一样，当然是不鼓励，我只是说他们的解读，不能以我们以前的那种价值观来衡量。

窦文涛：我就是看了关于他的这个详细的报道，报道之外的事情我也不了解，但是仅就我看它这些报道的这个人的事，我有一种猜想，当然我这个猜想，也完全做不得数的。

但是你知道，他让我联想，我们借这个话题吧，借题发挥吧，这个孩子虽然是80后的，但是他是部队大院的子弟，就北京的部队大院的子弟。你知道这一下让我想起，就是当年这个马未都、王朔，他们这一阀的，这个部队大院的子弟，我跟他们很多人是朋友。

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前一阵我们俩聊天，我觉得挺逗的，就是说呢，他说就是说各地的男人，比如说山东的爷们儿，或者说上海的男人什么各具特色了，最后就说到北京的这个男人，老北京的这个男人，他讲一句话，他说这个北京的这个男人就是爷，他说你看谁，你看马未都，就是马爷。

这爷是一种什么意思呢，要面儿，很少承认自己搞不定了，然后呢真的就是像这篇报道当中描述的这个茅侃侃一样，他简直就是一个及时雨。

过去咱们讲山东这个及时雨宋江，兄弟有难他就来了，来了呢，甭管做到做不到，但他给你传递的，永远是这个能够好，我能够拉到投资，你放心这事准行，我又拉到投资了，还上市马上可期了。

他从来没说这不行了，其实明明后来大家才知道，早就不行了，你知道吗，但是不到最后一刻，不到那个最后他上边的，那个上市公司派代表，跟他公司员工就是说散了吧，他都没有跟大家讲，一直垫自己的房子，垫自己的车，给大家发工资。

李小牧：要面子。

窦文涛：就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就是让我想到，这可能是不是一个北京的那种小爷，你明白吗，只容许这个天下人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自杀，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你刚才讲的日本人，当然那个原因不同，就是说一死以谢天下。

我这北京这爷们，就是好面子好体面，什么我都罩着，出什么问题我都扛着，绝不让你麻烦，你放心，绝不让你扛着，但是最后积压的扛不动了，怎么办呢？欠了那么多债，怎么办呢？就一死了。

许子东：生前是传奇，死后是传说了。第一，那个你说的对，这个事情不能鼓励，这个绝对不应该。

窦文涛：当然了，这是悲剧。

许子东：但是第二呢，就想起鲁迅讲过一句话，鲁迅在阮玲玉去世以后讲的，就千万不要嘲笑自杀的人。

周轶君：我觉得你看他最后那句话说，我尊重结局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这个结局里面，得有这一部分，就有点像那个冯小刚，以前拍那个电影《老炮儿》。

就是最后他们那一场决战，在我看来毫无必要，用我们上海人讲起来，你坐下来说说话，好好说一说这事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人家去以性命相博，一点都不值得叫我们看来，但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结局里面的仪式。

窦文涛：我见过好多这个北京的这个爷，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包括像马爷，他很少跟你承认，就是说我不行了，你知道吗。他永远释放的是，我有能力，我可以，甚至是他是，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心理图像，就是他希望能够帮到每一个哥们。

许子东：就是，他的人设就是爷。

窦文涛：对，你比如说，好像不是报道里面还说吗，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从国外回到北京，想进入比如说公关行业， 或广告行业工作，只要跟他说这一声，第二天，他跟这女孩子也没有什么多么亲密的关系，第二天他就摆一桌饭局，把这个业界所有的，可能帮到这个女孩的人都请来了。

你知道有一种北京的爷，就是活这个的，有面儿，但是你从另一方面讲是仗义。

李小牧：江湖义气。

窦文涛：仗义，就是我们帮到你，他也就，我自己仔细看他这个报道，在我脑子里反正就浮现出，而且往往那种大院子弟他会，他有一种，其实他是要强的， 要强、要面儿，包括你看那里边都讲，他去跟人家拉投资，让人家别人这个投点资，后者填补他工资的这个窟窿，都是说他跟人说话也不失体面，不会说，你怎么怎么，他不会。

周轶君：这听来这个逆商就有意思了，就是说我原来想的逆商，在逆境里面，我们都是讲应该要坚持，要奋斗。其实你看他其实一直在奋斗，对吧，其实逆商可能有另外一层，就是你该撤的时候要撤，这个倒是一种逆境里的智慧。

李小牧：逆商就是对自己，情商和智商，是跟别人打交道，对不对？我觉得AQ，这个逆商是跟自己打交道。一旦是这个地方，我该不要脸的时候就不要脸，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

我在日本30年，就是没有面子的，但我觉得我没有违法，我就为了生活，就做这个事情，我不做出来了吗，对吧？然后我写的东西，全是自黑，自贱，自残，然后我觉得应该有这一种，你能把面子放下来，你才能得到尊重。

因为人总是平凡的人，你就是个凡人，你就是普通人，你不可能是超级人，对不对，肯定有做得不好的事，当做得不好的事，你就勇于承认错误，勇于去赔礼道歉，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做。

许子东：茅侃侃是太要面子，太要面子就不行。

李小牧：我就是个不要脸的人，我就是不要面子的人，那我今天还会有点点面子。

窦文涛：所以你看他这个，小牧这个让我想起湖南人讲一句话，叫什么呢，霸得蛮，耐得烦，你看他就是，我就跟你死扛到底，甚至你看他的这种表现，反而就有点湖南人有时候有种，某些湖南人吧，愈挫愈勇、屡败屡战，你就是逆着，你说逆商，越是逆境我还越是越战越勇。

曾国藩当年也是说屡败屡战，他这个真跟不一样，有些那个老北京的爷，你会发现，我再给你讲深一点，你有没有发现，你比如说老舍，他是不能受辱的你明白吗，他不可以受辱的，对吗，他实际他要这个体面。

许子东：他但不一样，老舍这个不一样，他不愿意再活，再任何活下去就是苟活了，在他来说。

窦文涛：那要是小牧呢，当年，那肯定是要活下去的，打成什么样，第二天我还来。

许子东：我觉得茅侃侃不是这个情况，你刚才分析的我觉得他很有道理，他就是开始的时候，过高的撑高了自己的能力，但是他那个帮助人家，真是一个好心，他最后没有丢给人机，他帮人家处理掉很多东西，然后自己我没能力了，那最后怎么办，我就一死谢天下。

窦文涛：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我在这个至少我只能根据报道，我也不认识人家，就是说我根据报道，我看到一种人，你比如说咱们老觉得人活的是个什么呢？有些人活着为了钱，还是为了这个，为了利，为了家庭，各有目的。

但是有一种人的目的是很有意思的，他活的是个什么？就是你比如说小牧，我跟你讲讲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种人，比如说一个江湖大哥，这江湖大哥实际上最后死了之后，你发现他穷的叮当响。

可是他就要活一个，你没钱吧，好拿去，你需要找工作吗？

周轶君：那不杜月笙吗？

窦文涛：我帮忙对吧，我什么就是哪儿都有体面，什么事儿我都能摆平。可是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有什么，你就像这个茅侃侃，你说他创业，他为了钱吗？我都不知道他为了什么。你比如说他曾经在一个叫做什么TV，GTV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干，就是最后帮人家干了很多活，最后发现跟自己的想干的事儿这个不吻合，就是辞职。

辞职他明明可以跟人家，他根据他在那个公司做的贡献，他明明可以要几百万的，最后他就拿了几万块钱就走了也无所谓，就是说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有一类人活的是个什么满足呢？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我在老北京的有些爷身上看到这么一种外强中干的类型。

就是他要撑这个，当然这是从负面讲了，但是你从良善的一方面讲，你说这种人。

周轶君：是个范儿，我觉得这个范儿很好啊。

窦文涛：他活这个范儿，他活这个体面。

周轶君：对，今天其实因为大家，我觉得大家对这种还是非常正面的观感，因为现在体面这个东西越来越在丧失，所以大家觉得有体面还是好的。

许子东：所以我觉得你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两重的，一部分就是你说有这个义气，有这个义的成分，爷们儿。但另外一部分有这个，就是进入这个社会角色太深，你明白吗，其实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进入这个角色以后，就得照这个角色做事，我是总裁我就得要帮你，我其实没钱了，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不单是个别做生意的人，那个美国爆出很多大明星，都是赫赫有名的，马龙·白兰度，去世以后欠了多少钱的债？你看，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大明星以后等他一去世的时候，他其实他一直在维持他的一个形象，一个消费，一个场面。其实钱，他没钱，一去世以后一公布欠债，但是为什么呢？他也不是贪享受，他可能就像你说的，有很多人要请他帮忙，他要做大佬，那奥斯卡都不去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两桩，就是有很多这种大牌人物，他们那个社会角色很高，他自己进去了。

有很多人是一直可以承受的，有些人可能其实已经实际的能力达不到，那你还在撑，所以我觉得这个悲剧就在这个两面。

窦文涛：对，这个评价很有意思，你看你刚才提到杜月笙，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说这个茅侃侃，就说这个人太善了，就是说善的你让他杀个鸟都不可能。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又同时是一个创业的，你想所以好多人就说他根本不适合创业，创业就需要像小牧这样的对吧，没皮没脸，你自己说的。

李小牧：对，就是能进能退。

窦文涛：能进能退，百折不挠。

许子东：韩信一样，裤裆里穿过是吧。

窦文涛：对吧，那么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里面，我们很精微地去分析，人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呢，你说这个人他要这个体面，这两个怎么分辨呢？我就想起杜月笙，杜月笙，你看这个到晚年其实也是穷的不得了，在香港穷的不得了。

可是呢，家里一堆那个账单，这一辈子给他借过钱的那都多少金条，几十条金条几十条什么，杜月笙临死前让家人全烧了，说我不要，我死了之后，你们拿着它，而且你把它烧了之后，也不要让别人再担心这个事情了。

那么你说他这样做的事情，也许那个欠债的人都不知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前的体面，他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价值观，这是他的价值观。

许子东：我做人一生的原则就这样。

窦文涛：对，我不给人添麻烦，你甚至不知道，但是我也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人。

周轶君：这样的人，其实你刚刚在说图什么，我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场面、体面，还有我觉得他们其实图的是，创造一个世界的感觉，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小世界不管多小多大，是一个创一个业，还是像杜月笙那么大的排场，他都是他创造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其实是主宰，我给你，你有，我怎么可能低下头来问你去索取呢？我在这个里面我是主人，这个东西是他最后的原则，这个东西他不能失去，我倒有一天我来问你要，那我成什么了，这里头我是主。

还有我那天看您刚刚讲佛教，我看有一个禅师写的东西，他就还用了逆商这两个字。他说其实禅宗里面好多是逆商，他说你看我们说忍辱波罗蜜，这就是逆商，怎么忍辱，他说最高境界叫忍无可忍就叫忍，无可忍，就说你能忍不能忍，就心境根本就不会动。

就是说你碰到这个困难都不会动，他说禅宗里面那个棒喝就拿棒子打你是最好的一个逆商，最短时间让你体验。

窦文涛：小牧，你说，像她说的，你这辈子碰见的就濒临绝境的事情很多了吧。

李小牧：有。

窦文涛：你觉得最觉得就明天的没有明天的，是什么时候？

李小牧：应该是我通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以后，终于把歌舞竞争几条街占下来了。然后这就是变成我的地盘。

许子东：你是属于哪一帮的？

李小牧：没有，我自己一帮的，跟人家没关系。

许子东：人家要讲帮，是湖南帮。

李小牧：我自己做的帮，因为我不靠别人的，所以我占下来这个土地以后，那三条街是我的，突然有一天东北帮来了，把我就是等于是软禁到一个咖啡馆，就是说从明天开始。

窦文涛：它这个帮不一定是违法的，他就是在歌舞伎町合法地做介绍人、做中间人，就是说这个生意是我揽的，对吧，它有这个竞争关系。

李小牧：对，然后他说明天开始，你的部下归我们管，你自己去拉你的客人去，然后你那几条街有我们的人来占，那我进这个店的时候，进这个咖啡馆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人要搞事，我就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现在遇到麻烦，在往什么地方走，你们能不能过来，当时我是觉得很危险，所以我才跟警察我的朋友打了电话，如果说警察没过来，我从第二天开始，我的人生可能我就可能会去自杀。

因为我花了十几年要占下来的地，一夜就被他们赶走了，所以我也会觉得面子很难受，虽然那天我搞不死，但是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窦文涛：你看咱们俩思维方式，我就跟他思维方式不同，我要碰见这个东西，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有这个教训，这地方，君子不利危墙之下，不在这混了，哥们儿走了。

李小牧：不行，我一定要在那里。

周轶君：为什么呢？

李小牧：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天下，我觉得我应该做，那实际上我还是坚持了30年下来，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违法，我有底线，我没有去麻烦别人，没去伤害别人。

你们只是为了你们想吃饭而抢我的地方，但我可以分一条给你们，后来我真是分了一条街给他们，我才有两条街了，这样我们就解决了。

许子东：所以做出一定的让步。

李小牧：对啊，我肯定做了让步，因为我要坚持下来，结果我们现在变成好朋友，到北京我们一起喝酒，所有来整我的人都，本来是我的敌人，都变成我的朋友，就这样。

窦文涛：所以你看出来没有，逆商这个问题是表面化的，实际上你我现在发现逆商这个词不科学了，逆商这个词不科学了，为什么？因为人碰到逆境之后的反应，实际上跟你这个商没有关系，跟你的价值观或者性格，或者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比较有关系。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谁都会碰到逆境，假如我碰到了一个什么事，我昨天晚上自己也想想，我想我是什么，我会发现我是第一个，我想想这个我会第一个我会想这个生活水平会不会降低，这个我真的我就是想谋生，就是我不管碰到任何绝境，比如说我守定一个联合国贫困线，对吧？

周轶君：每天两块美金。

窦文涛：就是说我会把，而且我的特点是什么，我把任何事都想到最坏的可能，这也是我人生的很大一部分痛苦，因为在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之前，我都想到他最坏的可能。

以至于后来我看到有人得了强迫症，他说医生跟他讲，强迫症的其中一个特征，我觉得跟我很符合，就叫做什么呢？这个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无限放大。

许子东：一模一样，这个跟它是一模一样。

窦文涛：对，就比如说真的叫杞人忧天的，就是说今天出门上边会不会掉一砖头下来，这个概率很小，但是对于这个强迫症患者来说，他就完全用这个想法折磨他，万一是真的。

许子东：我前两天突然一下子人这个发热，就很短的时间发热，我马上上网去查，查出来说心肌梗塞的其中一个特征，搞得我一个晚上就跟他一样，就是凡事往坏的地方想。

窦文涛：对，这是我的一端，但是呢。

许子东：其实我理解你们讲智商，其实有抗压能力，其实就是抗压能力，那他这个概括非常对，其实人在抗压的时候，就是决定你这一生什么东西最重要。人其实最归根结底是两个东西最重要，一个就是你怎么样活得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那你就在想，我这个事情一来对我不利，它会对我活得好这个东西损害到多大，我会不会丢了这份工作，会没有房子住什么，这个损害我能够承受，那我就来调整来承受。

但还有第二个，就是很多人相信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会不会人家要你放弃，你相信的东西，做一些你完全不相信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承受的底线。

窦文涛：你说得对，这个承受底线对我来说，也一样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当然不会想去做我不愿意干的事情，你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当然不做。但是呢，我还是先衡量，就是说这个生活水平能不能保持，就我能不能扛住。

就好比有人说，文涛，你必须在节目里说个什么话，那我当然不想说了，但是我自己心里掂量，我要不说，我这碗饭还吃不吃得下去，我这饭碗会不会砸了。

但是呢，仍然是咱们就说逆商，就是说你难受不难受呢，你碰到打击，你肯定是难受的对吧，难受难受怎么办，我就是说我是一个先衡量这事会不会影响生活，如果这个有底了。

二一个呢，解脱的方法跟小牧相反，其实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就可以概括我的方法。鲁迅这个诗讲得很有意思，叫：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就是我的帽子都破了，确实看在你们眼里，我很可笑，我很惨，我也许是你们的笑柄，我也许这个混得太惨。破帽遮颜，实际是鸵鸟政策，你知道吗，没看见，没看见，我管你们呢，就是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我知道你这个船都漏了，谁知道还能过几天，但是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对吧，漏船载酒泛中流。

然后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会陶醉在自己的，个人爱好里面。

周轶君：你这个小楼是在香港买一小楼，是吗？你这个小楼是很不一样的。

窦文涛：所以我就说，我这第一个底线就是，我这小楼还在不在，只要我小楼还在。

许子东：有小楼你能躲，当然就冬夏春秋都不怕。

李小牧：这是人需要有点阿Q精神，人如果不乐观，真的，你没办法活下去，人只活一次，只有那几万天。

窦文涛：你知道，因为当年你知道有个跳高运动员，我一直记得叫朱建华，记得吗。

周轶君：对对对，最后一个没跳过去那个。

窦文涛：那跳高最后都是以失败而终的，对吧？全国人民都捧他，后来全国人民。

许子东：洛杉矶奥运会跳2米25,。

窦文涛：所有人都骂他，这个心理上就是遭受多大的重压，但是我一直记得，他后来是他说还是谁说，就是他们一个老师就跟他讲说，说你就想象着你生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外面的你都看得见，但是你就当你听不见。

周轶君：伤害不了你就行了。

窦文涛：就这罩子里，你活在罩子里。

周轶君：这个非常奢侈，因为我前一阵我老追那个戏，那个《the crown》，讲那个女王的，你看连英国女王都得，她那时候要改变自己，上电视要念台词，她说我一个女王搞得我跟个戏子一样，我得上电视，得跟大家笑，她对着那个电视镜头笑，祝大家圣诞快乐，笑，一关灯，她那个脸就是什么呀，但她也得跟上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说我这个做记者的我们以前，我们所信奉的你所有的报道，你的东西，就是你同行觉得好、你自己觉得好，或者符合某种比较我们讲classic、 比较古典的那种价值观，它就是好的。

现在就点击率对吧？好，我还不是说，那我一咬牙我也去追那个，我还真没那本事，这不是说我一咬牙我就能写出那种几十万加，不是的，它是另外一套语言，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能够不追那个潮流，那你得有自己的小楼，你得有特别厉害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你就特别痛苦，就是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普遍，你不跟是很奢侈的。

许子东：不一定奢侈，小楼是一个象征，你有的事情，你比方说你要做生意做老板，你的责任就大，你就不是小楼的问题。但我们教书的就稍微好一点，你看你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的责任没有那么大，你在你的把握当中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每个人就选择一个自己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一个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不仅仅是寻找一生的幸福，不仅仅是追寻你的信仰，还有一个要看到你的能力。

李小牧：对。

许子东：你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你的逆商就高，对你的抗压能力就高。

李小牧：一定要学会拒绝，不要什么都接受，什么都ok ，什么都好。

许子东：你承担了你做不了这个事情以后。

李小牧：学会拒绝。

窦文涛：许老师刚才讲的特别好，他就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什么这几年我们见到了一些报道，00后的，你见过16岁的女孩说我融资几千万了，你们这些中年人，你们在那拿着工资，你们在那干什么？结果到最后人家一查谁成了，有几个成了，你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拿着一个稳较为稳定的收入过你这个中庸的日子。

这个社会的稳定性，也有赖于一个很大的一个中间阶层，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这么说，就像日本那个北野武那天说，他说的说法我赞同，就是说你不用鼓励你的孩子去当天才，这个天才是100万人，里边有一个真正的天才，父母打着不让他搞音乐，他自会出来，他这种人你是摁不住的，你是天命加于身，你就摁不住的。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一般人、是普通人，要叫我就觉得还是好像胸无大志，其实比较稳当，你比如说像刚才我跟许老师说的，对啊，凡事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会是什么，就是说啊别花自己没有的钱，量入为出。

许子东：名声也是这样，不要去拿到不属于自己的名声。

窦文涛：对啊。

周轶君：最好你帮他先存一份比较好。

窦文涛：不是你想的那个，比如说这些创业的，我跟你说我认识太多这些大老板了，要叫我感觉他们不是一般人，就是我就说，就是我观察他们，我就觉得，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富贵险中求，就你就看这个人，他这个都能玄到一个什么地方。

比如说大家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那天坐飞机，他说我往车窗外看，我一看怎么这引擎着火了，你知道吗，引擎着火了，然后就又降落了没事，坐个直升飞机，那个大老板坐直升飞机从澳门到香港，他说到香港上空之后，他说我一看，怎么上面螺旋桨停了，就没出事，你明白吗？

而且你看他干的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干的这种险资、这种融资，100个人里99个人都进去了，你这是人类的异数，这是人类的异数，我见过这样的人。

许子东：这里边也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我们讨论的就是一个心理压力，就是心理承受能力。

周轶君：我还见过一个从香港飞澳门那个直升机掉下来，然后他没事，去了那澳门赌场，一摇那个老虎机还777赢了好多钱。

窦文涛：那可能就是我认识那个。

周轶君：我不知道，反正，然后我就想说，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教育孩子也是，我现在特别怕他们就是老是想赢，其实小孩子有这个天性，不知道你有这个观察，他在看到别的他的这个同伴，人家有个什么好，他就会一下子就特别嫉妒，为什么我不赢呢？为什么我不怎么。

后来呢，我现在就觉得得让他们学会接受失败，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孩子小，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跟他下棋，他们就下跳棋，飞行棋那种你就不老是能赢吗？就是你就掷那个。

许子东：靠运气。

许子东：对，你就掷色子，发现有时候他不能赢，不开心，来五盘让他赢一盘。但是有几盘都是输的，他就知道我今天输了，明儿我们再来，我可能会赢，就慢慢要磨这个性子。

李小牧：讲到这个小孩的教育问题，就是下棋的问题，我们家小孩，我跟他下围棋，那个时候他刚刚学，我肯定赢他，他就哭，我让他赢他也觉得不那个，干脆把他送到外面去，让那个聂卫平的儿子，在日本的那个，让他去教，他到外面输了，他不敢哭，就让他从小就有承受能力，就是失败，学会接受失败。

窦文涛：很多小孩我就发现不能输，你有时候他自个儿玩游戏，自个儿跟自个儿哭，自个儿跟自个儿生气，你说这玩意儿。

许子东：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天才到哪个程度，我打桥牌，跟电脑打，打了输掉了，心里就会不开心。

但最近我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桥牌的牌友，最近去世了，就是脑中风，脑溢血，最后问他太太最后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他发病之前最后做的什么呢？就在那个新睿桥牌上，自己跟自己打桥牌。

李小牧。不高兴。

许子东：打桥牌输掉了以后，几个小时以后发病了，所以我现在虽然我还打这个网，但我自己就对自己说，你这种打桥牌，对电脑打桥牌输了都会不开心的人。你有什么本领去跟人家博弈，对不对，你自己搞搞清楚。

所以我想茅侃侃这个事情这么引人注目，除了他这个自杀里边有道德感，或他本身这个传奇，我觉得大家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教训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一个这么突然的成功，这个背后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使得他后来就走不出去，我觉得大家的关注是有道理的。

窦文涛：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东北人讲实在人，这人还是得实在，就是你比如说我就觉得我很平凡，是平凡人，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平凡人，对吧？十万块钱的债还能承受，100万的债我就不行了，你知道咱就别没有金刚钻，不揽得瓷器活。

小牧这样的都是异数，我认为他这种心理承受能力。

许子东：六次离婚。

周轶君：你很厉害。

窦文涛：对，你能承受，你就对自己有一个估量，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像咱们这种人是不是稳定社会的大多数，就是说我也不冒什么险，而且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

许子东：自食其力。

窦文涛：对，凡事先想到最坏我能不能承受，能呢我就努力做好就行了，至于说那些个这个怎么说呢？就像小牧这样的这种，他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说不用谁鼓励，江湖之上自有英雄或者枭雄。

反倒我真的现在觉得就是说，你知道我这几年都受这个诱惑，我都跟你讲，我认识的那都是一流的，你知道投行的，最后我就问人家，我说这个我能不能别人都说要给钱，给钱给我，对吧？就是我说几千万都有，我说我能不能拿这个钱，对吧。

我能不能拿这个钱，他说你放心吧，即便是你的好朋友，没有人拿几千万给你，不管你怎么花的，不要盈利的，你以为你想的很美，我以为是个IP你是个屁，人家给你。

许子东：IP就是I am P。

窦文涛：对，你不给人家创造利润，就给你白花着玩，你想的美。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有些人说是我哥们儿，说确实不干预我。

李小牧：用文涛的IP,用他的IP。

窦文涛：就给我投资，他所你别想那个事，你就根本没，这个世界上你的再好的朋友，他把一千万放你这，他不听见响吗？他是傻子吗？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例子就说明那到最后就是，咱除非真有一个有信心的计划，那咱接受别人的投资对吧？

李小牧：有这个能力。

窦文涛：有能力你去准备干，你像我想的那个是，能不能他给我贷款，我自个花了行吗？

周轶君：那不叫包养吗？那不叫包养吗？

李小牧：所以最近我也在卖5000万 ，因为我现在独身了，我说谁要我。

周轶君：卖你自己，日元吗？

窦文涛：肯定是日元。

李小牧：不是，人民币，可以议价，如果人民币付不起的付日元也可以，在微博微信我都发了。

窦文涛：你是卖这个风干，卖这块腊肉吗？

李小牧：对，卖腊肉。

许子东：意大利里拉呢。

窦文涛：行行行，这祝小牧早日卖出，早日卖出，早日卖出。

周轶君：不然也就清盘了吧。

END